

冯积岐
著

两个冬天
两个女人

冯积岐
著

两个冬天
两个女人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个冬天 两个女人 / 冯积岐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496-0099-1

I. ①两…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5654 号

两个冬天 两个女人

出 版 人 / 桂国强

作 者 / 冯积岐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王 慧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80 千
印 张 / 7.5

书 号 / ISBN 978-7-5496-0099-1
定 价 / 17.00 元

A₁

当时，达若不知道在楼梯上飞快地瞟了他一眼的女人就是王萍。他先是听见了脚步声，尔后，才注意到她的。她的脚步声细碎、急促，仿佛雨后的蓝天一样亮眼。他不觉抬起了眼，对她一扫：她捂着一只大口罩。扑入他眼帘的是她那光洁的额头和白皙的脖颈。她的脖颈不是那种如同发面一样酥酥软软的白，而是白得很紧凑，很有分寸。他对她的脖颈只一瞥就能判断出她的年龄在二十七八岁左右。不是他有这个能耐——女人们即使把面部改妆得再年轻，脖颈上的那几道褶会无情地泄露出其真实年龄的。他既然用眼睛逮住了她，就问她：院长在上面吗？她说，上了楼梯口向左拐，右手第三个房间。他说了声谢谢，没再看她。他和她擦肩而过了。其实，在达若还没有用目光擒住王萍之前，王萍就居高临下地将达若扫描了。王萍并不轻浮，也没有盯男人的习惯。那天，只是因为达若上楼梯的样子不一般，才引起了王萍的好奇：他的腰弯得很厉害，步子跨得特别大，似乎一步想蹬几个台阶。因为他走得太急，喘气声也就很明朗了。王萍这才用目光压住了达若。后来，王萍给达若说，我还以为你是找院长要钱的包工头子。医院里



的住宅楼盖好两年了，院长没有给人家付清款，包工头子每次来找院长都是要去擒拿院长的样子。王萍说，她是见过一次包工头子的，包工头子就是这样上楼梯的。达若说，你看我像包工头子吗？王萍说，穿戴像，走路像，面容不像。达若说，咋不像。王萍说，包工头子没有你忧郁。你满脸苦大仇深的样子。

达若是怀着满腹心事走进西水市精神病院的。王萍没有说错，他的忧郁就书写在面目上。他再一次和刘婷分手了。和刘婷相识四年多来，他记不清，他们是多少次分手，多少次和好，又多少次分手了。每次分手后，他都问自己：你和她是朋友吗？是情人吗？是师生吗？是父女吗？回答是：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他总想把刘婷抓住，牢牢地抓在手中。可是，刘婷如同天空中飘忽不定的云彩，他总是抓不住。即使他勉强强地抓住了，那云彩便如同轻烟一般从他的指缝间袅袅而去了。从理论上他接受刘婷的观点：我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就怎么。可是，他难以容忍刘婷的放纵——她把和男人上床简直看作喝凉水一般，他不能容忍刘婷在做他的情人的同时又躺在另外一个男人的身底下去。而刘婷却固执地坚持说，我是爱你的。他质问她：爱我咋能和别的男人睡觉？这能叫爱吗？她说，那是两回事，你不懂。是他不懂，还是她给她的放荡寻找理由？把肉体 and 灵魂分别盛在两个盘子里去喂养两个男人——这样的事情，似乎只有刘婷才做得出来，而且做得理直气壮，兴致勃勃。

说她不爱他，这对她来说不公平。她确实是爱他的，爱到了恨的程度，爱到了动刀子的程度。他带上她去西水市一家燃料公司采访，陪他们采访的是宣传科的一个女孩儿，女孩儿的漂亮确实让他心痒。在饭桌上，女孩儿给他夹了几次菜。回到宾馆，她向他动



了刀子。她说，他在饭桌上朝那女孩儿偷偷地瞟了六回。她说，她心中有数，六回，一回也不少。她要叫他承认，他对那女孩儿动心了。她的眼睛确实很厉害——她看穿了他的内心。她将一把水果刀拿在手中，“日”地一声扎过去，扎在了衣橱上。她看着刀子说，你不承认，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还没等他吭声，她拔下刀子，朝他刺来了。他捉住了她的手腕。她甩脱了他，抓起刀子要朝自己的心口刺。他只好承认了他对那女孩儿动心了。她将刀子一丢，哈哈大笑：这才像个男人。看你刚才那狗熊样子。她没有去拾掉在地板上的刀子，当即脱下了裤子，要和他做爱。她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而这一刻，并不只是她任性，她要摧毁他的意念——她比那女孩儿优秀。只有他清楚，这正是她脆弱、自卑的另一种表现。看来，她也不希望她所爱的人心猿意马，她向往的是专一的感情。如果她爱的男人右手搂着她，左手搂着别的女人，她是不答应的。

他为她心动是由衷的。她在床上的疯狂尤其令他消魂。

薄纸一般的亮光中，他看着她，看着她的由于过度兴奋而扭曲变形的脸庞，那张蛋形的、孩子般的脸庞上似乎有了痛苦状，额头上聚集了细细的皱纹，撂在枕头旁边的油黑油黑的头发似乎也在颤动。突然，她伸出右手拉动了开关，两个人的裸体便捅破了那层微亮的薄纸而跳出来了。他说，盖上被子吧，这样不好。她说，你虚伪。有啥不好？人在这时候，和驴配种一模一样。她说得太粗俗了，人有细腻的情感，人是有理智的。也许，人的本能欲望和动物差不多，人和畜牲有本质的区别。她之所以记住了驴配种，是因为很小的时候，她就在街道上看见过驴配种。两头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交配，那个画面是她性启蒙的第一幅挂图。他说，你真是个



疯女子。她说，我就是疯女子。疯子是活得最自在的人。不信？你去精神病院看看，哪个精神病人不自在？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他来到了西水市精神病院。不过，他不是来看疯女人的。也许，这就是人生的偶然际遇。

他真是拿她没有办法，他不想办法她。因为她毕竟小他16岁。每当他把她紧紧地拥在怀中的时候，一种怜惜之情油然而生，他觉得，他不能和她计较。然而，每次还是他先提出了分手的。每次分手都是他忍无可忍了才做出这样的抉择。

这一次的分手是在凛冽的冬天，是在一个飘雪的日子，雪不大，雪花柔软得跟人的性格一样：悠闲、凌乱、漫不经心。本来就孱弱的渭河赤裸裸地暴露着赤裸裸的滩地。河两岸的西水市笼罩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变得面目不清，有点暧昧。雪花仿佛是从阴沉沉的地面上浸出来后，顺着达若和刘婷的羽绒衣向上爬。达若和刘婷行走在漫长的渭河大桥上，他们躲避雪花似的一个紧傍着一个。谁也看不出他们是即将分手的一对情人。他们都很平静。达若时不时地注视着天地间飞舞的雪花，似乎在品味雪景的味儿纯正不纯正。刘婷拉着达若的一只手，她的脸蛋儿红红的，领口里冒着热气。她津津有味地谈着他的小说《苦役》。她说，她又读了一遍《苦役》。她给他提出了六条修改意见。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他关注的是她的本身。因为，在昨天，他又看见，她和她原来的情人在一起。他提出要她和那个看似一身流氓气的男人分手。她发躁了，她说，你算狗屁男人？不操心正事儿，只操心女人的那个地方。我说的是你的小说怎么修改。他说，我现在不谈小说，就只说他。她说，你就知道他，他，他。好，咱们回宾馆去。你有能耐，今天和我干个十几回。好不好？她说着，拽着他的衣袖要向回走。他说，



你不说亮清，我不回去。她说，他是我原来的情人，我和他睡过觉，行了吧？他说，不行。他坚持要她给他保证，不再和他来往。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你管不了。他说，我不再管你，你走你的路。于是，她向南而去了。她的头没有回，步子很坚定。他站在原地愣怔地看着她走向雪雾之中。也许，这时候，他喊她一声或者撵上前去拽着她的衣袖，她就会回头的。他没有。像前几次一样，他一声也没吭，像在审视一个演员的独角戏。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越走越远，越变越小，变成一片雪花，一滴雨点，渗透进了地面。他拧过身，向北而去了。他抬头而看，渭河大桥上竟然没有一个人一辆车。他觉得，阴沉沉的天地间因为没有她而变得空荡荡的，空荡荡的天地间因为没有她而变得阴沉沉的。他心中发酸，强忍着泪水，任凭雪花在脸上扑打，一个记忆深刻的冬日牢牢地镶钳在他的脑海中了。分手，对他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是迫于无奈的事情，他不是用分手给两个人的感情做盘点，画句号。他是想用分手警示她，或者说是教训她。每次分手后，他才发觉他离不开她，他是爱她的。她像血液中的胆固醇一样，是血液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她一离开他，他又觉得一颗心被拧去了一角，整天恍恍惚惚的。他靠回忆、咀嚼往昔的日子过活。他回忆起他和她当初的相识相遇，回忆她给他带来的愉快。他一旦把自己沉入到过去的日子里就难以自拔。他试图再次把她抓住却抓不住，他试图把她踢开却踢不开。经过多次反复，他对自己说，我还是离不开她。他弄不清她的魔力来自什么地方，他很难摆脱。杂志社的牛主编派他来西水市精神病医院采访。他想，出来走走，也许，心情能好一些。

当时，王萍并没有刻意在乎达若。每天，从院办的楼梯上上来



下去的陌生人不是一个两个，她没有闲暇去关注每一个人。不过，她对达若还是多看了一眼。她觉得，他扫过来的目光很馋，似乎可以一眼把人击穿，但没有淫邪的感觉，不像有些男人，目光从女人身上溜过去，仿佛要把女人身上的衣服扒光。她不可能想到，后来，她和他不但有了肌肤之亲，而且，他成了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男人；她不可能想到，她和他竟然血肉相连，不可分离了。

刚一上班，徐涛院长就把王萍叫去了。

精神病院来了一个叫做张欣的“特殊”病人。因为这个女病人得到了特殊的关照，特别的关照，未免引起了王萍的猜测和狐疑。徐院长要求主治医生和护士长每天给他汇报关于张欣的治疗情况，情绪变化，精神状态，以及饭量的多少和睡眠时间的长短，等等细节都不能放过。开初，王萍还以为这个特殊病人是徐涛院长的亲戚或朋友，是西水市某个领导的裙带。院方对她的“特殊”，王萍有些逆反心理。后来，她才发觉，她的猜测是错误的。

在王萍看来，张欣刚住进医院那几天，并没有什么病，经过治疗，确实有了抑郁症，而且一天比一天加重了。王萍如实给徐院长汇报了。徐院长只是埋头作记录，并没有表示什么，这使她百思不解。她确实弄不清楚，徐院长希望张欣一天比一天好，还是希望她一天不如一天。

不管领导对病人的态度如何，作为一名护士长，她精心照料着张欣，这是她的天职。

十多天以后，她终于认出来了，这个张欣就是她在省城读卫校时，给她们作报告的省教育厅的一个老师。那时候，她刚进卫校没多久。她记得这位张老师给她们作的报告的题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信念”。张老师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强，讲述得既生动又有条



理。她听得出，这位张老师从小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她给这些年轻的学生们编织着美丽的人生花环。听了她的讲课，她不由得心潮澎湃，冲动不已。那时候的情境至今历历在目。当她拉着张欣的手动情地给她叙说往事的时候，张欣一脸漠然。张欣木然地说，护士长，你记错了，我是个工人，什么时候给你们讲过课啊？她说，我没有记错。那是初冬时节，你穿一件大红色羊毛衫，外面是一件黑色西服，下身是一件黑色裤子。当你讲到，要好好学习，实现理想的时候，我们为你鼓掌。张欣很严峻地说，护士长，你不要乱说，那是不可能的事，你肯定弄错了。她不会弄错的。当时的张欣还很年轻，齐耳的短发，光亮的额头。王萍记住了一个细节：张欣讲几句，张眼朝台下一扫，仿佛在记录每个学生的举动和表情。她演讲的音调不张扬，不粗躁，不低沉，不阴郁，是像八月末的太阳光一样是柔和的女中音。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她要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待张欣。这是人道主义赋予的内涵。当时她还不明白，张欣为什么要把过去的事掩埋了。然而，当她后来知道其中的缘故后，未免大吃一惊。

王萍刚一进徐涛的办公室就被徐涛劈头盖脑地训斥了一顿。因为她对张欣的关照超出了应该关照的范畴——当然，这包括，她给张欣送饭菜，送水果，送饼干，送报纸，送稿纸。按照规定，张欣只能使用医院给她提供的吃的、穿的、用的，凡是外面送进来的东西都要经过检查，张欣都不能接受。徐院长责备王萍，不只是王萍给张欣送去了这些日用品，至关重要的是她给张欣送去了不该属于她这样的精神病人所读的书籍，比如《XXX 升迁揭密》、《内幕》、《XXX 谈大陆官场》，还有什么荣格心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等等。徐院长指着她的鼻子骂她脑子里进水了，连这些书籍也敢给她看？



徐院长要求她，当即将这些书收回。训斥了几句之后，徐院长走到她跟前，小声对她说，小王啊，这件事，到此为止，你知我知。谁问到，都说是没有的事，明白了吗？她说，明白了。实际上，在好长时间内她不明白，院长为什么对张欣如此严厉。她就是个坏人，也是病人呀。

王萍之所以急急地从楼梯上下去，是为了从张欣那里收回那几本书。她已明白了徐院长的苦心。从徐院长的谈话中她已感觉到，张欣不但是个病人，而且是“危险”人物，她在帮张欣的同时，不能连累了徐院长。不然，她会将达若领进徐院长办公室的。最起码，她也要和他说几句礼节性的话。她从来就是一个待人热情、办事认真的女人。

后来，她为和他在楼梯上擦肩而过还后悔呢。



B₁

达若抬起头来看看挂在墙上的四方形的、板着面孔的挂钟，眉头痉挛似的皱了一下：上午 10 点半了，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间。

两天前，刘婷从秦岭腹地的凤州县城打来电话说，她今天要来省城。他放下电话，双手托着腮，看着对面的墙壁，笑咪咪的墙壁如同笑咪咪的银屏，映现着刘婷笑咪咪的那张脸庞。他说，两个月没见面了。刘婷那弯弯的眉毛一挑，逗了他一眼说，咋？还想贪污？不是两个月，是 66 天半。他说，你把日子比我咬得还紧？刘婷说，天天算着哩，再熬两天就到你身边了。这两天的时间仿佛皮筋一样，既拉扯得很长，又缩得很短。两天时间熬过去了，他的渴望像流着涎水的嘴巴，终于可以合上了：刘婷就要来了，刘婷就要来了……可是，刘婷来了，他们在什么地方幽会呢？他被房子折磨了两天。

假如是在汗水淋漓的夏天，他们拎一张塑料纸，可以在环城公园里躺一夜。也许，在满天星光之下，在寂静无人、暑气消退的黎明，两个人提心吊胆地在古城墙下做爱，将会有另一番情调呢。而



现在是寒气逼人的冬日，他们不能睡到寥天地里去，他们需要房子，那怕是四面漏风、极其简陋也罢，只要能遮风避寒，只要是房子，能支一张床供他俩睡觉就够了。在楼房林立、房间多如牛毛的省城里，没有一寸地方是归属于他和刘婷的。据他所知，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买不到房子的人多得是，况且，他和刘婷是城市里的过客。他也想到旅舍、宾馆和一些冠冕堂皇的地方，他的思维刚刚跨进这些场所的大门，眼前就险象环生：两个公安干警破门而入，他们连衣服也来不及穿。刘婷用双手护住胸脯，圆瞪着双眼。一个公安干警威严地命令他出示证件，一个公安干警亮出了冷酷无情的手铐。他于顷刻间完蛋了——他和刘婷毕竟不是夫妻。即使在那些地方能幸免，也不是办法——坦诚地说，他确实是拿不出钱来叫刘婷在宾馆里住几天几夜的。他想了再想，确实找不到地方，就给许铁张口，叫许铁另找地方去凑合。

昨天晚上，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几次想给许铁说，没有说出口：他不忍心把许铁支使走。捱到了天亮，他看了几眼许铁那张因睡眠不足而显得很憔悴的脸，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房子是《人物天地》杂志社给他和许铁提供的，既做办公室，又做宿舍。房子只有十二三平方，两张床铺两张桌子两条凳子，还有炉子、脸盆架子、一个书柜和一些过期的杂志将房间塞得满满的，连空气似乎都被挤成了一堆，偷声偷气地喘息着。也许，由于这房间太压抑，许铁常常彻夜不眠。他一觉睡醒了，许铁还躺在床上抽烟，那一明一灭的烟火传达着许铁透明的心境：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下是一件很憋闷很委屈的事情。许铁也是来这个城市打工的，和他一样背负着生活的重压。他不好意思把困难推给许铁。

房子。房子。狗日的房子！房子如同一张黑手压在他的胸



口。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房子占据了他的整个思维。

达若是背着一床简单的铺盖从凤山县农村走进省城的。刚进城那些天，他每天晚上为睡觉而发愁。天黑尽了，还不知道晚上睡在什么地方。一张冰凉的行军床从这个办公室挪到那个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借住几天，主人不乐意了，又要去那个办公室借住。牛志轩凭借自己的好人缘，去给他借房子。这个《人物天地》杂志是牛志轩一手创办的，杂志的经营、出版、发行都要他出面。达若能理解，牛老师也有他的难处。借住在别人的房间里，不仅仅是气氛不对头味道不对头，没有一个晚上他能睡踏实。他总觉着，人被悬浮在空中，心被悬浮在空中，自己的躯体如同一片树叶，随时有被风刮走的可能。半夜里醒来，他睁开眼一看，房间里挂满了别人的脸面，眉眼里的不悦纷纷扬扬地朝他飘来，撒了他周身，他一身寒意，再也睡不着了，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别人的房间别人的城市别人的天地，似乎呼吸到的空气也是别人的。即使这个城市里的生活那怕如同桃花一般鲜艳也和自己无关；即使这个城市里的楼房那怕如同麦粒一样多也和自己无缘。他是这个城市里的麦客，收割一完，提着镰刀又去赶场，享受丰收的喜悦是主人的事情。

许铁来了之后，两个人的住宿使主编牛志轩更加为难了。虽然，《人物天地》也是省文联主管的一个刊物，当初办刊时，牛志轩给省文联的领导承诺过，不要一分钱的经费，不要任何办公设施。不是牛志轩穷慷慨，假如没有这样的承诺，杂志就别想办。他和许铁是牛志轩招聘来的，对于其中的纠葛、原委乃至奥秘一点儿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更不想介入复杂纷乱的人际关系。牛志轩拿不出钱来给他和许铁租赁住宿的地方，显得很为难。凑合了一段时间，不知省文联的什么人高抬了贵手，把一间放杂物的房子腾出



来,让他和许铁暂且住进去了。虽然住进了省文联的房子,达若和许铁独来独往,几乎和这里的人不打交道。在这个院子里出出进进的人看起来都怪怪的,走路、说话都是“典型”的一个,更不要说穿戴打扮了。达若对这个单位上的人始终保持着警惕。

省文联的院子是当年国民党政府一个要员的别墅,几经复修的几座大瓦房散发着三四十年代的陈腐气味,瓦楞上伫立着的枯草比房屋更灰暗,唯独院子里的青砖被人的脚掌磨蹭得十分圆滑,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睡在这个阴沉沉的院子里,情绪也被染灰了,他觉得很别扭,胸口常常堵得慌。难怪许铁常常失眠,睡觉对许铁和他来说简直成了一种负担,每天,天一黑,他和许铁为睡觉而犯愁:即使有一个安身之处,他也是常常失眠,或者,半夜里被恶梦惊醒,到天明,没有从恐惧中解脱。他给牛主编说了说自己的苦衷,牛主编很能体谅他,给他在南郊另找了一间房子。那房子是牛主编一个同学的办公室,不知什么原因,闲置了好长时间。牛主编从同学手中将房子借到手以后,将钥匙交给了他。

他以为得到了一个安安静静的住所。

初冬的一个傍晚,他用自行车驮着被褥欣欣然地向南郊而去。到了幸福路三道巷,他找到了那座白色的楼房。上了二楼,他打开了那间办公室的门,拉开日光灯的开关,从黑暗中悠忽跳出来了一张办公桌一张凳子和两张单人沙发。陈旧而陌生的气味仿佛狗一样蹲在房间里不怀好意地瞪着他。他将自行车推进去,解下了铺盖。他看了看,办公桌太窄太短,不能当床用;两张沙发合在一起只有三尺多长,也不能安睡。他蹲在沙发上,抽了一支烟,十分茫然地看着呆板冷漠的地板,凄凉、孤单、苦闷、不安的情绪如同浮云一般缠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他的身心被这几组词悬浮起来



了。他心里想，我只需要一张能安身的床。可是，床在哪里？没有床，他怎么睡？不知蹲了多长时间，他从沙发上下来了。他将办公桌上的几张报纸提起来，抖了抖，铺在了地板上，然后，在报纸上铺上了被褥。他钻进了被窝。冰凉的地板贪婪地吸吮着他的热量，脊背仿佛紧贴着冰块一样，骨头也发凉了。他冷得缩成了一团。在这冷漠得如同刚发了家就翻脸不认人的老板一样的地板上，他怎么也睡不着，睡在这里和睡在寥天地里没有什么两样。

没多一会儿，他开始肚子疼。他爬起来，跑了一趟厕所。这楼房上没有公厕，他只好下了楼，到200米开外的地方去方便。从厕所里回来，钻进被窝，被子还未暖热，肚子又疼开了，他又要跑厕所。刚上楼，又要下楼，他连续跑了十三趟厕所，一眼也没合，冬日里颜色黯淡倦怠无力的亮光手臂一般从窗户中伸进了房间，天明了，该起来了。

没有水洗脸。他揉了揉眼睛，双手并拢，在脸上搓了搓，一脸的疲惫并没有搓掉。他卷起被褥，捆绑在自行车后架上，提着自行车下了楼。

蹬上自行车，穿过并不惹眼的南郊，他来到繁华的南大街，他那单薄的身体淹没在带着清寒之意的人流之中了。他左顾右盼，身边骑着自行车的男男女女不紧不慢地蹬着脚踏，一脸的平和、宁静，一些情不自禁的女人的眼角眉梢尚还挂着昨夜晚快活过的残渣余孽；早起的城里人把夜间从家中获取的抚慰带上了街道，抖落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他吸进肺腑里的是从行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温馨的家的气息。那气息令他心碎。这个城市不是他的家，他生活过的农村也不是他的家。他无所归依没有落脚之处，仿佛一片落叶，随风而飘零。好多个节假日，他在路上，在旅社，在风中，在



雨里，在疲于奔命。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在灯下，在案头，在文字的海洋中浮游，在编织的生活中陶醉。

回到杂志社，他将铺盖又搬到了他睡过的那张床上。他再也不渴求有一个好的住所了，晚上只要有一张床能供他睡觉，他就心满意足了。他的生活无所谓好无所谓坏，活着是唯一的希望。

当然，他渴望有一个栖身之处，哪怕像狗一样，只要是自己的窝，只要能独处，只要能保留自己的一点隐私就行了。他更渴望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渴望能和刘婷在自己的房间里自由自在地抚摸，甜蜜贪婪地接吻，放肆尽情地呻吟，滚来滚去，翻江倒海，享受天伦之乐。或者，脱成一丝不挂，睡个天昏地暗；或者，放心自如地咳嗽吐痰；或者，人模人样地磨牙说梦话。总之一句话，他不被窥视，不被妨碍，不被困扰，不被睡觉所难住。作为一个男人，他需要在自己的房间里完全放松自己，使自己展示出人的自然状态。可他是一个漂泊者，他做不到。在这个城市里，他没有地位，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除了有他自己以外别无他有。

刘婷满心喜悦地从农村来到了省城。她那天来得很早，到达若的办公室时才9点。刘婷一看，他和许铁两个人住一间房子，立时没话了。那是她第一次来和他幽会。他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房子。出于无奈，他们来到了省城东边的郊县。那地方是旅游胜地，他邀刘婷去逛一逛，刘婷不去，她没有心情去观景。他们急于找到一间能休息一会儿的房子，就在县城的背街上去打问。

到了半下午，他和刘婷走进了县城南边的一条街道。那条街道上有不少私人客棧，虽然很简陋，住宿倒不贵。这些客棧是给想观光而钱包不很鼓的人设置的。

街道口堆积着一大堆垃圾。肥大的绿头苍蝇围着垃圾很有兴

